



詩

一卷二號

高 等 小 學 適 用

世界分國新地圖

彩印一冊 定價六角

是圖於世界形勢。分國彩繪。凡歐戰後各國疆域之變遷。如新興之國。新割之地。悉據最近調查。分別編製。內容簡要明顯。適合高等小學之用。

中國分省新地圖

彩印一冊 定價六角

是圖於中國行省區域。分圖彩繪。各省更分道區。重要縣名。皆為列入。他如商埠。鐵路。均據最近調查。取材詳略適宜。足供高小地理教科之用。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甲種二元 乙種六角

是圖據最近調查。詳加訂正。如歐戰後改造各國之新壤。舊界。割地。新立國等。繪列甚明。瞭如指掌。甲種五彩精印。附地誌地名表一冊。乙種兩色精印。附說明多種。

教育部審定 世界改造大地圖 一元六角

再版訂正 中華民國大地圖 一元二角

最新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一元六角

最新 南京全圖 五角

最新 上海全埠地圖 五角

詩

第一卷 第二號 目次

詩七首

鄭振鐸

詩六首

俞平伯

日本俗歌四十首

周作人譯

詩二首

胡適

詩四首

徐玉諾

詩三首

朱自清

美國的新詩運動

劉延陵

詩一首

顧頡剛

詩一首

王統照

詩三首

郭紹虞

詩一首.....陳南士

雜譯詩二十首.....陳南士

詩五首.....陳學乾

詩五首.....汪靜之

詩二首.....馮雪峯

詩二首.....葉紹鈞

國內詩壇消息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〇日發行

青 年 進 德 之 南 鍼

論 分 職

●全一冊 ▲定價六角
書中述偉人之職分行爲。其雖遭失敗而可爲人類生活之目標者。亦一一引錄之。

論 儉 勤

●全一冊 ▲定價五角
具言勞勳神聖。而歸本於勤儉。儲蓄英倫自此書出版後。儲蓄銀行之儲蓄金與歲遞增。名貴可想。

論 己 克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本書旨在暗示青年有高尚之人格。遠大之眼光。支配境遇而不自知。

論 性 品

●全一冊 ▲定價九角
專示青年男女以高潔生涯之模範。故於古人之懿行。徵引獨富。

倫 理 學 精 儀

●全一冊 ▲定價九角
全書分序論、善惡之本原、行爲及標準論、四編。編各分節演述。於倫理一科。已透發精盡。

公 民 模 範

●全一冊 ▲定價一元
是編取材美籍。羅列彼國名人格言。臚舉饒趣事實。青年涵養身心之書本。以此爲最。

柳

春風徐徐地吹拂着，
枯黃色的柳絲，微微地綠了！

雁蕩山之頂

鄭振鐸

紅的白的杜鵑花，
隨意在山徑旁開着。
我順着淙淙的溪聲，
上了瀑布之頂——

雁蕩山之頂。

疲倦了的夕陽光，
只照我一個人的身上。

偶然有幾隻歸巢的烏鴉，在沈寂的空中，呀呀地叫了
幾聲。

鄭振鐸

淒涼的感覺，

突然沁入全身的細胞中。

『荒山不可以久留，

還是歸來好。』

這樣地我便

復歸於喧嘩的人世間。

人世間雖喧嘩，

總把我的心牢牢地維繫住了。

死了的小弟弟

鄭振鐸

雖然我們只見了五六次面，

但是這初生嬰孩的最後的啞而不揚的哭聲，

至今還使我負着悲哀的重擔。

夜游三潭印月

鄭振鐸

船夫一棹一棹地

把我們由萬點燈火之湖濱，送到萬點螢火之蘆中。

但K君的歌聲，

却使閣閣的蛙聲頓然停止了。

成人之哭

鄭振鐸

小孩子大聲地哭。

但是成人的眼淚却是向腹中流的。

可憐的成人呀！

J君的話

鄭振鐸

『「相思」總之使我們的心曲，擾亂而不安。

心中有了「相思」好像多了一件的東西，

又好像少了一件東西。』

我不懂J君的話，

但是——怕了。

赤子之心

鄭振鐸

我們不過是窮乏的小孩子。

偶然想假裝富有，

臉便先紅了。

一勺水啊

俞平伯

好花開在污泥裏，

我酌了一勺水來洗他。

半路上我渴極了，

竟把這一勺水喝了。

好花開在污泥裏，
一勺水在我底胃裏。

請原諒罷，寬恕着罷！

可憐我只有一勺水啊！

一九二二，十一月，杭州。

打鐵

俞平伯

「張打鐵，李打鐵，」

我打鋤頭你打刀。

叮叮噹，叮叮噹！

我打鋤頭去種田，

你打刀來爲什麼？

我打刀，你能管？

我管你不得！

打刀去殺人！

看刀能殺我！

殺啊！

殺——罷。

刀口碰在鋤耙上，

刀口短了鋤耙長。

明天農夫在田裏，

大家嚷嚷地；

『拿我底鋤頭來！』

拿我底鋤頭來！

啊！刀竟被他們忘却了。

鋤頭親遍地母嘴，

刀頭喝飽人間血；
打鐵的人那裡去？
知道嗎？
歎嗎？
愁嗎？

有朝刀口再碰在鑊耙上，
迸露血肉底火光，
刀口短了鑊耙長。

大家肩着鑊頭，
天亮了，大亮了！
刀將永被人們忘却了！

一九二一，二十八，杭州。

引誘

顛簸的車中，孩子先入睡了。

俞平伯

他小手抓着，細髮覆着，
於是我底頭頻頻迴了！

將別

我未度揚子，
先傍揚子而西，

黃的已多了，
綠的已少了，

窗兒外，起伏着衰草的丘陵。
人未去江南，

江南底意思，消了散了！
我挽不住火車底跑，

只聽到自己默然的一聲長歎息。

二一，十一，二十九。

甌寧道中。

俞平伯

山東底曉

朝陽霧遮了，

羣山睡了，

喚不起了！

汽笛那時，嗚嗚的叫。

憑着天東方，

一片酩量的玫瑰明霞，

我才覺到山東底曉。

汽笛那時，嗚嗚的叫。

一九二二，十一月三十，

津浦道中。

俞平伯

I

無盡的意，

待盡的長宵，

半月來燈前絮語的光景，

將匆匆別我去了。

待繫住罷，待挽住罷；

晨星已寥寥，

曙色已皓皓，

月呢，已淡淡的斜，

鷄呢，已高高的叫。

II

還是冷霧籠着，

還是冷淚搵着，

但兩年之後了。

III

兩年之後

俞平伯

去了，去了！

我沒說什麼，

就這樣的去了！

IV

他雖飄零慣的；

但在慈母底心頭，

愛子底飄零總是須悵悵的。

他因此也悵悵着了！

V

昨夜的燈前，

今夜的燈前，

回想好無味的，

況且回想還沒有成呢！

二、十二、十九

去北京，津浦道中作。

日本俗歌四十首

周作人譯

俗歌這個名稱，是我所假定的，包括日本民間合樂或徒歌的歌詞，以別於文學上的短歌，或一般合樂的長段的俗曲，如「義太夫」及「清元」等。這俗歌裏的種類本來頗多，如形式上的端唄與都都逸等，性質上的盆踊歌插秧歌以及「花柳社會」的歌；現在不加分別，只統稱俗歌，因為我的目的不是在分析的研究，只是想介紹一點日本俗歌的思想與文詞的大略罷了。

這四十首歌，是從我所見到的幾冊俗歌集裏選擇出來的；這十幾種書目便附記在本文後面，以便有興趣的人的參考。選擇的標準，並不限於模範的佳作，因為國語與個人的表現力大抵都有若干的限制，想要自由的恰好的寫出別國詩歌中的情

調至少在此刻是不可能的；所以儘有許多歌詞，在我看來是很好的，但沒有將他傳達出來的能力，終於只能割愛。這是我自己所最惋惜的。因此，「現在所譯並不說是最好，只揀可懂可譯的罷了」這幾句話，不免又須重述一番，當作一個聲明。

我的翻譯，重在忠實的傳達原文的意思，

原文所無而由譯者加入的文句，加方括弧爲記號，——但一方面在形式上也並不忽略，仍然期望保存本來的若干的風格。這兩面的顧忌使我不得不拋棄了做成中國式的歌謠的妄想，只能以這樣的散文暫自滿足。倘若想保存了原詩的內外之美而又成爲很好的五七言絕句或古風，那是「奇跡中的奇跡」，決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情。日本有一卷古書名豔歌選，其中抄錄俗歌，各附以漢譯的五絕一章，如下文第二九首譯詩云，

歌送東關人，舞迎西海客；
爲月還爲花，春朝又秋夕。

又如第三四首云，

郎意欲迎妾，妾身寧得行？
行程五百里，風浪轉相驚。

雖然著者自己謙遜，在序裏說，「但供和俗顧笑，假使華人見之，則不知何言之比也。」（原序漢文）實在却是很漂亮的子夜歌；不過成了一首漢詩，已經不是日本的俗歌了。俗歌的特色，同別種的日本詩歌一樣，是「言簡意該」，富於含蓄，能在寥寥的兩三句話裏，包括一個人生的悲喜劇。第三六首本是插秧歌之一，只寫男子對他的故妻的「未練」（未能忘情的心情）却藏著一個悲涼的背景，親權家風或習俗逼迫的不自主的離婚，言詞愈簡，含意也愈深，實在超過德富蘆花的一部，不如歸。正如中國

的一篇薩蕪行，日本可以譯成詩的散文，而不能譯成俗歌，所以我們也不能將俗歌譯成中國的子夜歌。歐洲人譯舊約裏的雅歌只用散文，中國譯印度的偈別創無韻詩體，都是我們所應當取法的。我們翻譯介紹外國作品的原意，一半是用作精神的糧食，一半也在推廣我們的心目界，知道我們以外有這樣的人，這樣的思想與文詞；如果不先容納這個意見，想在翻譯中去求與中國的思想與文詞完全合一的詩文，當然是不免失望；但這責任却不是我們的。為他們計，已經有許多中國的古詩在那里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記。

一

人家要說話，便任他們去說罷；反正並不是做了人家不做的事情。人們的嘴真是討厭呵！

二

偶然的被月夜的烏鴉叫醒了，又是想相逢，又是不耐煩，我只是說着無理的心願，求禱神明。想相逢的病，也是癩性（註一）的緣故麼？將酒來消遣罷。這原是苦的世界呵！

（註一） 婦女感情激烈，易於觸惱，俗云癩性。

三

和人家去結交，只要淡淡的，却結交到底，請看紅葉罷。淡的先落麼？濃的先落！可不是麼？

四

獨自淒涼的睡著，被叩柴門的稻鷄欺騙了。心想或者——可不是他麼？出來看時，「却只見」月下可羞的我的一個人影。

五

月光下映出了自身的可恨的朦朧的「孤」影——撫著髮櫛只是沈思，竟會憔悴到這樣的麼！

六

兩親遺傳的五個指頭，如今成了四個半；都是爲了誰呢？你真是罪過的人呵！

七

坐了等著，臥了等著，總是無消息。寬闊的紗帳裏，獨自一個人。比燈火「還熱的」胸中的火燒著的相思，請你體察罷。

八

幽會的歡情的無常呵！這回的相逢，也是拼著性命。無理的「飲」酒，遮蓋了眼淚打濕的白粉的面龐。

九

任著風吹的垂楊柳，討厭的客人也是比翼的「枕」席。苦海的營生真是苦辛呀！唉，低聲的私語……只有情郎總算是買賣的慰藉罷了。

十

鬢髮的散垂，這是枕頭的磨折呵。做買賣的身真是沒法呀，苦海呀，苦海呀，請你寬恕罷。

十一

要是和你一生厮守，我決不嫌憎：深山裏的幽居，裁縫活計與紡花車，狹的山溪裏的漂布，「以及」砍柴的工作。

十二

成雙的不相分離的胡蝶，也在水邊拆散了；因了人們的嘴，所以「和你」疏遠了。

十三

在桐壺裏見了落下的一葉，這便令我擔心了。可不是「秋天來了」(註二)的響卜麼？

(註二) 秋字意義雙關，因與厭棄之字同音，並讀作 あき 也。

十四

那山高呀，那個人家望不見了。那個人家可愛呀，那山可惡呀！

十五

天要陰時便陰罷，箱根山即使晴了，反正是望不見江戶。

十六

春天的嫩草被摘去了，棄捨了，在土裏却種下了相思的根。

十七

離了鄉里的「遠方的」草屋裏，兩個人以外只有蟲聲，簾間漏進的風却將燈火吹熄了，可喜的窗前的月光。

十八

救他看了中意，這是過去的心願了。如今的苦心是怎樣不要被他拋棄了。

十九

倘若是我的不好，可以請饒的，不要再執拗，向著這邊罷。又不是能够隨意相逢的身子——一會兒烏鴉要叫起來了罷。

二十

雞呵，你不要啼，烏鴉也不要鬧；天亮了，寺裏的鐘「自然」會響的。

二一

雖然不是應該說的話，還要請你留心罷；現在可是有關於你的謠言呢。

二二

倘若是在路上落了雨，請你當他是我的眼淚。

二三

太難過了，出來看山的時候，也沒有一座不遮雲的山。

二四

在戀愛裏焦灼著叫著的蟬，還不如不叫的螢火，將身

子都焦灼了。

二五

女人的心與螢火，嘴裏不說，却把身子焦灼了。

二六

不要強留，放了手罷！又不是明天再沒有時光了。那邊的挽留的心，還不如這邊回去的身子，怎樣的怎樣的難過呵！

二七

晚間悄悄的來，請從後門來；前門是重重的牆壁，「又是」下了鎖。

二八

你來時要在暗夜；月夜裏來了，不要給雙親看見了你的影。

二九

今日是東國的人的月，明日是筑紫的人的花。

三十

你是松蟲，我是蠶繭兒，一樣的是職務的籠中的鳥。

三一

卽是松蟲，我是金鐘兒，相逢也罷，離別也罷，總只是啼著。

三二

轉磨的時候總是想起，可愛的呀，大姊（註三二）是「嫁」在江戶的粉坊裏。

（註三二）大姊 *Anego* 親密之稱，此處用於親屬

以外的女人。

三三

「想念麼，你，不想念麼？」想念著，這纔，過了田坂，獨自在夜裏走了來阿。」

三四

說是來呀，去得成的道路，麼？道路是五十里，波浪的上

頭。

(註四)

日本一里約當中國八里，故豔歌選譯云五百里，係指華里。

三五

昨夜の客店裏の小姑娘，倘若是「鮮」花呵，我想折一枝來，當作故郷の土儀。

三六

遠遠的田裏的歌聲，「仔細」聽時，原來是以前的妻的聲音。

三七

開著的櫻花上，爲甚繫了那小馬？馬跳躍時花就要落了。

三八

故郷可愛呀，土地神の樹林看見了，朦朦朧朧地。

三九

絡絲的工女也是人呀，罵了要哭，病了也要睡の呵。

四十

腰の痛呀，這田の長呀，四月五月の日脚の長呀！

(註五) 這篇是插秧歌，第三九首是工女の歌。

參考書

日本歌謠類聚 二冊 大和田建樹 一八九八

俗曲大全 長井金升 一九〇一 12

日本民謠全集 二冊 前田林外 一九〇七

俚謠集 文部省 一九一四

*俚謠集拾遺 大竹紫葉 一九一五

*日本民謠集 生田春月 一九二一

端唄及都都逸集 海賀變宮 一九一七

流行唄變遷史 藤澤衛彦 一九一四

近年新板改稱「小唄與流行唄」

小唄傳說集 前人 一九二一

日本之小唄 前人 同

日本之俗謠 前人 同

以上二書係日本歌謠叢書十二卷中已經
刊行之一部分

俚謠 湯朝竹山人 一九二三

醫國俚謠傑作集 前人 一九二五

趣味之小唄 前人 一九二〇

小唄選 前人 一九二六

小唄 新板 上田敏 一九二一

童謠 村尾節三 一九一九

日本民謠全集及小唄選均已絕板

凡上邊有星形*者為記的表示更為適用的書

我們的雙生日

胡適

民國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舊歷十一月初八日，是我的陽

歷生日，又是冬秀的陰歷生日。這是百年難遇的巧事，故我

做這首詩送給冬秀，做這一天的紀念。

她干涉我病中看書，

常說，『你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幸虧我搶得快，
不然，這詩早被他撕了。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往南京。

我們去年那夜，
豁蒙樓上同坐；
月在鐘山頂上，
照見我們三個。
我們吹了燭光，
放進月光滿地；
我們說話不多，
只覺得許多詩意。
我們做了一首詩，

胡適

——一首沒有字的詩，——
先寫着黑暗的長夜，
後寫着晨光來遲；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我們寫着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鐘山上的月色，
和我們別了一年多了；
她這回照見你們，
定要笑我們這一年匆匆過了。
她念着我們的舊詩，
問道：「你們的晨星呢？
四百個長夜過去了，

你們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們，

我們要暫時分別了；

『珍重珍重』的話，

我也不再說了——

在這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努力造成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十，十二，八

詩興

詩興是處女；

她那美麗而縹緲的姿態，

徐玉諾

靈妙的動作，

我全傾心她，

使我泥一般的醉瘋狂一般的寫……

我全不能自主了。

手疲倦了，

眼澀了，

筆鈍而且乾涸了，

紙盡了，

我成了失敗的窮困的愛者了！

她依然把跳舞場設在我心裏，

一局無盡美麗且複雜的舞曲已經開始而繼續的跳

起來了！

啊！

美妙而且柔，烏雲一般絲髮，

披撒在我心靈的週圍，

並且穿過了我的汗管

紛紛被拂在無限的空間了！

電光一般閃灼着白裙，

飄漾在我的額際，

漸漸的把我籠罩起來了！

啊！

美妙的處女！

我是你的信服者，

我所有——已經全付給你了！

啊！

處女！

恕我……

我是你那溫柔而溫柔中的醉鬼！

愛你的失敗者！

啊！處女！

恕我，我是一個失敗者！

人生之秘密

徐玉諾

死神什麼味道？

誰知道！

因為她將走近我，並是

我覺得他快到我身邊的時候，

我早已不嗅了。

他有仙鶴一般

那樣美麗而且潔白的兩翼嗎？

我們只覺得他的沉靜，寂寞，

一般輕鬆而且熱濁的空氣壓着；

並未看見他的美麗，

聽得他的飛聲。

小孩子還在那裏，

他的身體依然全備；

可是

他只是沉靜靜地睡覺在那裏，

再不提著兩隻小腿在草地上跑了。

櫻桃一般而蕩漾着微笑的小面頰

變成蠟紙一般白；

可愛的明珠一般的眼睛，

也再不流動和睜開了。

謎

剛纔是夢；

現在是夢呢？

在那裏我是一個小鳥；

徐玉諾

溫柔的山石，

濃香的樹林，

圍繞着我；

我正要且飛且鳴了。

現在是夢；

剛才是夢呢？

我是一個獨孤的墮廢者；

北風如刺，

冰雪蓋地，

沒有黑夜和白晝，

我不止的蜷伏我的四肢，軀體，

我將蜷伏蜷伏至於沒有！

我將變作這寂寞而寂寞中的一點了。

黑色斑點

徐玉諾

黑色斑點蠶種一般東西，

一次一次的增加起來，

漸漸佔據了光明潔白的心靈的全部；

心靈從此以後

永遠永遠再不能光明了。

黑色的斑點啊！

你們有多麼大的意義與價值；

一切主義，

一切行爲，

一切志願和興趣，

都被你們改變了色彩了！

黑色的斑點啊！

你們有多麼大的權力和威武；

無論在什麼時候——

泣哭或微笑，

你們只用少動一動尾巴，

就救我心酸，

發抖！

黑色的斑點啊！

你們有多麼深的秘密——

長遠而且崎嶇的道路和蘊蓄；

常教我忘却一切現在，

一直的尋求，

不止的尋求；

竟死在路上，

永遠尋求不到你們的底！

黑色的斑點啊！

你們是時代的幼主，

你們將隨着時代長大起來；

你們的權力不止擴大和充實，

將要佔據了這個宇宙了！

黑色的斑點啊！

我是你的奴隸；

忠實而且忠實，

惟一的奴隸了！

自從

自從撒旦摘了「人間底花」

上帝時常嘆息，

又時常哀哭，

所以才有風雨了。

朱自清

因為祇要真實的東西，

撒旦他丟給人們

那朦朧的花影；

便是狂醉裏，幻想中，

睡夢邊，風魔時，

和我們同在的了。

二

也有芳草們連天綠着，

槐陰們夾道遮了；

也有葡萄們攬手笑着，

梅花們冒雪開了。

便是風，也溫溫可愛呵；

便是雨，也楚楚可憐呵。

但我們——

我們被掠奪的，

從我們心上

失去了「入閒底花」

却憑甚麼和他們相見，

憑甚麼和他們相見呢？

我們眼睜睜望着；

他們也眼巴巴瞧着。

「接觸着麼？」

「無這力呵！」

望的够倦了，

瞧的也漠然了；

隔膜這樣成就，

我們便失了他們了！

三

「找我們的花去罷！」

都上了人生底旅路

我清早和太陽出去，

跟着那模糊的影子，

也將尋我所要的。

夜幕下時，

我又和月亮出去，

和星星出去；

沒有星星，

我便提了燈籠出去。

我尋了二十三年，（一）

只有影子，

只有影子呵！

近，近，近——眼前！

遠，遠，遠——天邊！

唇也焦了；

足也燒了；

心也搖蕩了；

我流淚如噴泉，

伸手勸乞丐；

我要我所尋的，

却轉着我所不要的！

因為誰能從撒旦手裏，

奪回那已失的花呢？

四

可是——

都躍躍躍躍地要了，

都急急急急地尋了！

得不着是同然；

却彼此遮掩着，

訕笑着，又詛咒着；

像輕煙籠了月明一般，

疑雲蔽了人們底真心了。

於是歡喜開始了；

嫉妬也開始了；

覬覦和劫奪都開始了！

我們終於彼此擺手！

我們終於彼此擺手！

我們的地母，

那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地母呵，

却合了掌給我們祝福了；

伊祇有徒然的祝福了！——

清淚從伊乾癟的眼眶裏，

像瀑布般流浮，

那便是一條條的川流了。

五

瘦的儘管默着，
乖的終要問阿：

「倘然『人間底花』再臨於我，

那必在甚麼時候呢？」

告訴你聰明的人們：

直到他倆底心

都給悲哀壓碎了，

滿天雨橫風狂，

滿地洪流氾濫底時候，

世界將全是撒旦底國土，

全是睡和死底安息；

那時我們的花

便將如錦繡一般！

開在我們的眼前了！

三二〇

(一)我今年二十三歲

睜眼

朱自清

夜被喚回時，

美夢從眼邊飛去，

熹微的晨光裏，

先鋒們底足跡，

牧者們底鞭影，

都晃蕩着了，

都照耀着了。

是怕？是羞？

於那漫漫的前路。

想裹足嗎？徒然！

且一步步去挨着軟——

直到你眼不必睜，不能睜底時候。

三二二，三三

除夜

朱自清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瞧着

一九二二年輕輕地曷過去了。

二，除夕。

美國的新詩運動

劉延陵

新詩 "The New Poetry" 是世界的運動，並非中國所特有；中國的詩的革新不過是大江的一個支流。現在中國還有逆這個江流而上的人，我想如把這支水的來源與現狀告訴他們，且說明他現在的潮流是何種意義，這或者也能令一般逆流的人覺醒一

點。不過如把世界的新詩運動作綜合的紀述，作者固覺很難，而讀者也不能得深刻的印象。所以如今把我所知的幾國的新詩運動分別紀述。本篇先說美國。

新詩係對舊詩而言。西國各國的舊詩也和中國的舊詩相似，有兩個特殊之點：在形式音韻一方面有一定的規律；在內容一方面，不是說的愛情，就是講的風雲月露，不然就是演述的歷史上的故事，絕不和真實的人生有關。西洋各國的舊詩大半如此，美國也自然不是例外。美國早年的詩人本篇不能詳論，現在祇能略說直接在新詩運動以前的歷史。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〇年之間，美國在混亂無秩序的狀態之中，政治腐敗，人民又無自覺之心。凡在一個民族的心理混沌之時，藝術家的作品都與實際生活沒有關係。美國那時候的大多數的詩人就是這樣。

他們逃避他們所不能理會不能解釋的實際生活，專在幻想與文字的形式方面用功，不是描寫他們空想中的樓閣，就是唱的東方的荒誕故事，不然就是複述的希臘的神話。當時的詩人如 Taylor, Tead, Shoddard, Hayne, Aldrich 都是這樣。因為他們專說古代詩人所已說的話，所以批評家會稱他們為『追從死者的詩人』(Iostmorten Poets) 但這不過是當時大多數的詩人如此，至於將於歐美的詩界遺深厚的影響的惠特曼 Walt Whitman 他的詩集草業已於一八六〇年作第三次的印行。

惠特曼

惠特曼不但是美國新詩的始祖，並且可稱為世界的新詩之開創之人；而且不但啓發世界的新詩，就是一切藝術的新的潮流也無不受他的影響。草業集出世以後，起初銷行甚少，惠特曼本來是華盛頓內

務部的一個書記，後來有一位官吏知道草業集是他所做，並把他的職位革去。除此以外，他並為他的詩集遭了許多不幸的事。但是他『不但親見他的詩集在一八八一年間作第七次的印行，而且在他七十歲的一年（一八九二）並見他原來祇有十二首詩的詩集增多到四百餘首。』從此歐美兩洲的人歡迎他的愈過愈多。他被尊為預言家，先驅者，熱烈的人道主義者，而稱他為桎梏底解放者之人尤多。他何以被人這樣尊重呢？我們何以稱他為新詩的始祖的呢？第一是因為他首先打破詩之形式上與音韻上的一切格律而以單純的白話作詩，所以他是詩體的解放者，為『新詩』的形式之開創之人。但是『新詩』與『舊詩』的異點並不如尋常人所思僅僅在形式方面，『新詩』和『舊詩』的區別尤在於精神上的區別。而現在『新詩』的精神中之較重要的

幾點實在可算是由惠特曼喚起。他所喚起的新精神有二：

第一是關於詩的取材的方面。所謂『舊詩』都是取材於神奇的、驚人的、非常的事實，至於日常的庸人、庸物、庸言、庸行，他們都認為瑣碎而不合於做詩。惠特曼則首先認識人生與宇宙，他以為偉大的東西就是尋常的東西，尋常的東西就是偉大的東西。他說他自己是最原始的、最普通的東西之一部。

「那個最普通、最賤、最相近、最易遇到的就是『我』。」

他歌吟『我』時實在不是歌吟他自己，乃是以『我』代表尋常的人而歌吟『神聖的常人』。他以常人為神聖，就是打破舊詩『非神奇的、驚人的、異常的事實不能作詩』的信條之第一步。在『我自己的歌』中他又說道：

「我相信一片的草葉不小於繁星每日所做的工作，

而螞蟻也是同樣的完善，還有一粒的砂和蠶

鵝的卵也是如此，

雨蛙乃是最高等的物件，

攀牆附壁的黑莓可以點綴天上的客廳，

我手上最小的骨節勝過一切的機械，

垂頭咀嚼的母牛勝過一切的銅像，

老兒是一種奇蹟，能教不信宗教的人對於他也躊躇而不敢有言。」

這都是說尋常的東西乃是偉大的東西，也就是說詩之內容不必都取材於非常的東西與事實了。

惠特曼所以革新詩的精神又不但如此而已。

上文說美國舊日的詩人都忽略實際的生活而喜效法以前的詩人取材於希臘羅馬的神話故事。惠特

「豈知道這不是詩人的天職，詩人的天職不在於歌吟已往的死的，故事而在於歌吟現在的活的人生。」疏解之歌中的話最足以代表惠氏的這個信條了。惠氏在這首詩裏說道：

「來呀，詩神，你從希臘與意安尼亞遷徙而來呀！

不要再歌吟那古史中屈六一與亞琪兒的怒

和愛，尼亞與阿滴塞的漂泊罷。

塗抹去這些一再償還了的賬目罷。

在你所居的帕那雪斯山的石上，貼上『遷徙』

與『招租』的條子罷。

因為你須曉得現在有一個較好的、較新鮮的、較繁忙的區域，一個較廣闊的、未經試驗過的地方，正在等着你呢。」

他又有許多詩是頌讚德莫克拉西的，所以人嘗

稱他做德莫克拉西的詩人，本篇以限於篇幅不復能引證了。總之，他頌讚尋常的東西與反對詩之專門詠古是教詩與人生接近，他的稱頌民治也是教詩與人生接近。所以論到形式一面他是打破詩之桎梏的人，論到精神一面他是滅熄舊的精神燃起新的精神之人。所以人稱他為新詩的始祖不能算為無因。

過渡時期

自從惠特曼用大刀闊斧攻擊搖搖作作的舊式

文藝而後，美國西部遂有少數作家襲其遺風而起，如

馬克杜音 Mark Twain 勃來哈特 Bret Harte 與約

翰海 John Hay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幾個。他們用

美國西部的土語作詩與小說，以表現西部人民的生

活，他們的作品之形式與實質都與舊時的文藝不同。

這也可算是把惠特曼的精神綿延而下了。但是他們的努力終竟不能產生偉大的效果。他們突發

的勇氣不久衰息，大多數的作家依然是著重形式，忽略精神，所歌詠的依然是作者自身的遭遇與古代所傳說的故事，與現實的人生沒有一點關係。這又是從新生時期而進於復古了。復古時期從一八九〇年起，直到一九一二年，經過二十二年之久。Boynton 說，『在一八九〇年左右，誦讀詩歌的人祇覺得前半世紀的領袖詩人之離世而去，』而不見新生詩人之來。Uhl Meyer 說，復古『時期的詩歌有一種衰頹退縮之氣；他是死的，因為他與現實的世界斷了關係，因為他祇求做一種做效的裝飾品而不求表現人生。』

但這不過是說的當時大多數的作家，其中也自有三四個傑出的詩人可算是上承惠特曼的遺風，下啟一九一三年以後的狂飈。最著名的兩位乃是莫

帶 Moody 與馬鐸 Edwin Markham。

莫帶生於一八六九，死於一九一〇。他的詩歌有搖曳的風韻，而取材又切合於當時的人生。有曠時代的小歌是責美國不當把戰勝看做獲利的機會的；有被侵掠者一詩是讚頌美國詩人而兼外交家海氏（就是上文所說的約翰海）於庚子一年設法使歐洲各國未能瓜分中國的，有哀在菲列賓戰死的一個兵士一詩是攻擊美國專事侵掠的政治家的。他在別一首詩裏，又嘗說道：

『我們祖先的製定法律就是爲的這個麼？
這個就所以報酬他們的努力與戰鬥的麼？』

你們做領袖的當心呀！

愚拙我們還能恕宥，卑鄙我們就要攻擊了。」

馬鐸生於一八五二年，現尙未死。他所做的詩雖多，而以帶鋤之人 The Man with The Hoe 一詩

震動世界。從前法國有名的畫家密埃 *Millet* 嘗作帶鋤之人一畫，其中畫一佃夫扶鋤垂頭而立，把農夫窮苦勞頓的情形一一寫出。馬鏗見了這畫，遂做帶鋤之人一詩，替困苦無可告訴的農夫呼冤，也就是替世上一切困苦無可告訴的勞工與貧民呼冤。所以有人說他這首詩是『以後一千年之中的戰鬪之聲』，有人說『這是空中的煩悶與不平之聲結晶而成』。

但是雖有莫帶與馬鏗倡導，而繼起的人却寥寥無幾。一下雨下的鐘聲是終究不能破除深夜的沉寂的。所以從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祇能稱為沉寂的時期。

一九一三年的新潮

『忽然間新詩以異常的猛力與種種的式樣澎湃而來。莫帶與馬鏗是直接在他前面的先驅之人；惠特曼是他的神父。』本來在這時以前，文藝的天

上已經有閃閃的電光與隆隆的雷聲；到了一九二一年十月，詩人兼批評家密斯孟羅 *Miss Mowroe* 創設詩的雜誌 *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於是一九一三年間遂有潑天大雨傾盆而來。詩的雜誌的目的乃所以將以前未成名的詩人的作品介紹於世，他對於詩界的各宗各派與各種運動，都公正不偏。

『所以英美兩國的著名詩人幾無一不是詩的雜誌的投稿之人。而詩的雜誌編輯之處，即芝家閣愷斯街中的一間小屋，已經有了神秘浪漫的氣息。』因為有他提倡，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五三年之中，遂有種種式式的新鮮的詩的作品出世，最著名的如德林舍的將軍普司之升天，亞盆罕的新世紀之歌，幻像派詩選，羅威爾的刀口與鴛粟花的種子都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中，『新詩』成爲美國第一種的民衆藝術。以前未讀過詩的人現在也轉身來讀詩。他們覺得要

有詩的享樂，並不必有一本奇字與古史的字彙放在肘邊，也不必熟悉拉丁與希臘的神仙故事。人生就是他們的字典，更不必以古代的文學做字典了。新詩用人們自己的言語對人們說話，而他所說的又都是人們以前所難得聽見的話，所以新詩不但較舊詩為近於人們的土地，也較舊詩為近於人們的靈魂。

一九一三年以後的新詩人與新詩作品

印度的大詩人泰哥爾我們現在是聽見慣了。

但是在一九一三年密斯孟羅的詩的雜誌未曾出版之前，西方的人却未有機會見過他的作品，有了詩的雜誌而後他的散文詩才有發表的地方。所以為西方發見泰哥爾的就是密司孟羅。其餘由他引出來的西方新詩人還多。現在祇能說個大概了。

匙河詩選 Spoon River Anthology 是新詩發

生以後最有名的詩集之一。他的作者馬斯道斯

L. Masere 用西方中部的土語，教一個村莊之中二百幾十個死者說話，其中有林肯的夫人，有受賄造謠的報館記者，有魚肉鄉民的富豪，各各申述已往的事實與自家的心思，表面所寫的事體雖是美國西部所特有，實則所寫的乃是普遍的人性。所以「這一本人驚異的冊子乃是全人類社會的橫截面。」他於一九一五年出版以後，五個月之中，重印到十七版，新世界的人民的讀詩從來不曾有過這樣懇切。

匙河詩選出版的一年，又看見弗祿斯特 Frost

的波斯頓之北 North of Boston 出世。弗氏本是一個田間詩人，先不得志，乃搬到英國求生。他在英國印行波斯頓之北，大受英國人的歡迎，後來美國人也把這本詩重印，所以他回國時，乃於一夜之間變成名人。這本書的書名之下，弗氏自加了「人民之書」四字，裏面的詩全是寫的波斯頓之北的農民生活，裏

面『石的墻，空的草屋，綠的山，青的蘋果樹，與荒棄了的柴堆，都顯明的現在目前。』其中寫農人的思想，說話，更是真切活躍，我們讀詩的時候就如聽見紙上說話，高低抑揚，輕重緩急，都一一響到讀者的耳鼓。『這是用現代語做適切於人生的詩的最好的成績了。』

取材於農民生活的詩人既有馬斯道斯與弗祿

斯特，取材於農民生活以及工人生活的，遂有加爾聖

得堡 Carl Sandburg。他有芝加哥詩 Chicago Poems

春穀者 Cornhuckers 煤烟與鋼 Smoke and Steel

三部，在其中間，『發電機的聲音，春穀的聲音，與工人們的笑聲，談話聲，機器的轟轟之聲，都混和着響。』

他的詩集初出版時，批評家與大學教授都責備聖得堡

不能辨別詩與散文，和宜於做詩的材料與宜於做

散文的材料，但是有一回這一種批評，他的詩集的銷

路增多一回，如今也不見人發這種批評了。

但是美國現代的詩人更沒有比林德舍 Lincoln

路再著名的了。密斯孟羅替他的康果與其他詩

集作序之時，說詩的雜誌出版之後，所發見的詩人，屬

於東方的是泰哥爾，屬於西方的就是林德舍。他步

行周遊美國東部，到處把詩唱給人聽以換食宿，所以

有『游行詩人』『乞丐詩人』的稱呼。他有三種使命。

第一他主張凡詩能唱，詩與音樂的合一。第二他

也是平民詩人，善於歌吟平民的哀怨，尤其表同情於

美國的黑種之人。而他的最大的使命則在於提倡

美化，他以為『一切村市都應成爲美之中心，鄉村之

人都應爲藝術家。』他步行各處所唱的詩，都是宣

傳的這個使命，他超越於美國現代其餘的詩人也是

因爲有這個使命。

其餘的新詩人，本篇不能多說，惟有所謂幻象派

詩人乃是助成美國詩界新潮的一個大浪，應當申說幾句。埃若潘 *Ezra Pound* 首先把這些革命家聚成一羣；他於一九一四年印了一本幻象派詩選，後來女詩人勞威爾 *A. Lowell* 加入此派，又於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三年續出詩選三本，於是從舊詩之前轉身到新詩面前的人更多，而新詩的潮流更洶湧不可遏了。但是何謂幻象派呢？他們的信條有六；而幻象派的名稱就是從第四個信條生出。這六個信條是：

- 一、用尋常說話中的字句，不用死的、僻的、古文中的字句。
- 二、求創造新的韻律以表新的情感，不死守規定的韻律。
- 三、選擇題目有絕對的自由。
- 四、求表現出一個幻象，不作抽象的話。（詳見胡適之先生論新詩）

適之先生論新詩。

五、求作明切了當的詩，不作模糊不明的詩。

六、相信詩的意思應當集中，不同散文裏的意思

可作鬆散的排列。

結論

上文是美國的新詩運動的略史，也可算是美國近代詩的略史。但是新詩的特點是什麼，新詩與舊詩有什麼分別呢？我們從上面論述當代詩人與詩的作品一節，即可知道新詩有兩個特點：形式方面是用現代語，用日用所常之語，而不限於用所謂『詩的用語』 *Poetic Diction* 且不死守規定的韻律；內容方面是選擇題目有絕對的自由，寧可切近人生，而不專限於歌吟花鳥山川風雲月露。

關於第一點，新詩人 *Ullmer* 曾說，『現代的詩人已舍去呆板的成語而用日常說話所用的字

句了。現在足爲表率。的詩人總不用呆板的縮寫之字如 "Twist, 'Mongst, ope" 了；延長篇幅的字如 "ndown, did go, doth smile" ；古文如 "peradventure forsooth, Mayhap" 也已不見了。

編輯詩的雜誌的密斯孟羅在他所編的新詩集的序文中也引愛爾蘭詩人夏芝的話說，『舊詩中一切不自然的語句我們都厭倦了。我們不但要除去裝飾堆砌的辭句，並要除去所謂「詩的用詞。」我們要除去一切橋樑造作的東西，要教詩的文字即如說話，且簡單如最簡單的散文，而成爲心的呼聲。』

這是說的用語，論到韻律，密斯孟羅也說，現代的詩人是要教詩不成爲『規則與公式的結晶，而成爲精神的產物，不死守規定的韻律，而創活的、有機的韻律。』

論到詩的內容，他也說道，『新詩所求的乃是生

活之具體的，切近的，實現，古文中一切的理論和抽象的話句，和與人生相隔遼遠的思想，他都棄而不顧了。

把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兩個特點總括言之，一則

可說新詩的精神乃是自由的精神，因爲形式方面的不死守規定的韻律是尊尙自由，內容方面的取題不加限制也是尊尙自由。再則新詩的精神可說是求適合於現代求適合於現實的精神，因爲形式方面的用現代語用日常所用之語是求合於現代，內容方面的求切近人生也是求合於現代咧。『凡是偉大的詩歌都是用現代說話中所用的文字做的，至於他的內容，縱然是述的荒誕的故事，也總和現代的思想與現代的想像生活精神生活有直接的關係。而現代較爲急進的詩人所希望的就是想恢復這一種關係。

他們既有這一種努力，所以不但捨棄了舊詩中裝

飾堆砌的字句，並且也捨棄了歷史與故事中的題目，從來第二等的詩人所看做寶藏的東西了。」

本篇取材於下面的幾本書：

1. Untermeyer: Modern American Poetry.
2. Mourse: The New Poetry.
3. Wilkinson: New Voices.
4. Lowell: 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春雨之夜

顧頡剛

夜色深了，

風雨漸漸的大了，

晴天的馬路都成了泥沙的河底。

一輛人力車！

掙扎前行：

大雨濕透了上身，

污泥沾滿了下身；

那避不了的汽車，

如雷如電的飛來，

激起一潭濁水，

更濺的沒頭沒面。

好容易轉了幾個小胡同，

到了這家門口。

他說，「今天路途難走，

請您多賞幾個車錢罷！」

雇主奔了進去大聲嚷道，

「坐了好久的車，

凍的兩腳冷如鐵。

出了一倍的车钱，

卻不識氣色，

還要爭錢！」

院內的人答道，

「這理他做甚，

快些睡罷！」

車夫出了胡同，到了長街，

那慘淡的燈光，

再照不到路上行人；

那寒風猛雨，

髻鬚特地把交通斷了。

他走到市場西門，

把車停了。

向來熱鬧的市場，

這時候，只有電燈照着，泥濘圍着。

坐了十分鐘，

身上些微的熱汗，

漸漸的變成了冷水；

再加上濕透的污泥，

更穿上了冰衣。

他想走罷，

但身體溼了，精神怯了，

喚不動他的四肢了。

人家睡了，

他們家裏人也睡了，

但他呢？

這時候，

背上的汗也成冰了，

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了，

他的情侶，只有那一輛車，一盞燈了！

一九二〇，二。

舊跡

王統照

回憶的悽愴，長嵌在童年的心底！

在一個夏日：

杏樹的濃陰之葉，蔽了小小的院宇。

雲雀兒吱吱的歌聲，

他們幾乎願將夕陽喚住。

俯背的老人——我家的舊僕，提了鳥籠，正在草地上

散步。

他或是想到枝頭上的小鳥，與他籠中的紅額（一）相

比。

我由家中跑出：

覺得到處都了無意趣，

唉！一個奇異的妙想，——

潛潛地走來，

走到他的身後，將他那半斑色的髮辮，繫在手裏。

一個滑稽的事發生了！

他抬頭遠望，

遲緩地起立

驚異而啞的呼聲，惹的我笑得彎身不起。

爛熯的笑聲，如今回思，

比甚麼都自然啊！真誠啊！

如今啊！

任怎樣的欣慰，這種笑聲，再不能從我多感的心中衝出！

他又笑了，枯瘦的面皮上多了幾重紋摺。

即刻的滑稽片影，又藏在他奇怪的面底。

他歎息道：

「你啊！小主人！你終是這等頑皮！

你十歲嗎？我還記得清楚！

咳！三年前的舊跡，可堪記憶啊！

在初冬微寒的黃昏之後：

在東圩牆上，我同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人，共蹲立着，

下視着高岸的清溪，

對面朦朧中有雜樹矗立。

風聲悽動！

夜鴉哀啼！

靜靜地神秘中，似聽得流水與樹中間答的秘語。

牠覘着煙，相距咫尺，

只看得見一星之火的晃映，

是在淒冷的羅星下面。

仰看啊！

只有如白斑點成的星河，在衆星中顯出。

我瑟縮地戰慄！

靜聽他的深長的歎氣！

我知道啊！

他是怎樣的憂鬱！愁苦之繩已將他縛住！

他的神經弱質，更那堪惡社會的磨折；

與家族間的痛苦！

他啊！我也是自幼小時，見他一天天長起！

那時正如你的今日……」

夕陽漫漫地下沈，

我手中的髮辮也鬆落了。

幼稚無知的笑容，

也從天真中變爲沈寂！

但老人放下鳥籠又繼續道：

「那個不可忘却的寒夜，

我至今想起，心中也打寒噤啊！

他爲甚麼在那裏蹲立？

他將要變成狂人啊！

他神經易激的中心，更何堪社會與家族的欺侮！

他不在火爐邊安享寒夕，

他不同他的家人中，與兒童們共享愉快！

他要狂了！……

我是保護他的伴侶！

他在那時是何等地淒苦啊！

衆星晶明地嵌在寒空，

却偏不將完全的幸福，給予他啊！

他有一羣可愛的子女，

如今也不願返顧了！

他逆着冷風，抽咽的歎息！

溪水流着；

樹葉響着。

這是怎樣難過的時間啊！……」

「你記得啊！三年前的葬儀。

你那時幾歲啊？被人抱在懷中，也作嗚咽的啼哭！

你母親啊！

病倒了幾次！哭暈了幾次！

咳！是怎樣慘淡的境遇！

如今啊！

東圩牆上，可還有甚麼足跡？

那少年的人，

誰啊！

你應當記起！

三年了。唉！你父親是那日——是個風雪之日，入了

墳墓！

咳！我老人，眼見得你三世的人，如眼光的一息！

好了！如今你竟然也會得活潑遊戲！

來來！我們且繞個圈兒……」

乾澀的音說完了，

他真純的老泪，也模糊在睫毛裏！

我迷惘了！哀悽！

眼看着杏陰淡薄了，消失了，

我無志識的心中，似是被壓在重大的石塊之下，

呆呆地立着，

不顧了！不狂笑了！也沒得言語！

舊跡吧！

童年之心吧！

父親棄我去十數年了！

即當日提籠的老人，也早埋在故鄉的楊樹根底！

舊跡啊！

你是輪轉的時間之機啊！

到如今你會遺留與我的，只是心頭悽楚！

(二)紅領乃是我家鄉的一種小鳥，比雲雀較大，毛灰色，惟頸下

有紅毛一片頗為美觀善鳴人多養在籠中，以紅領呼之。

希望

郭紹虞

晨光明了，

濃霧的海

猶沈浸着垂滅的燈光。——

希望之神

來安慰慘澹而又奮鬥的人生了。

健躍

羅紋似的水波

健全而且活躍——

莫非是吾人健全的細胞之象徵吧！

心田的雪

「你那裏不容易有雪吧，

你念家鄉的雪麼？」 (一)

我這裏真不容易有雪哩，

我如何不念家鄉的雪呢！

(一) 臺灣來信中所。

夢歌

郭紹虞

一萬顆星在天上；

一萬顆星在海裏。

我的夢坐上沙棠之舟，

在無邊的夜海漂去。

沈鬱的天風吹過長空；

汨汨的波音吻着船底；

這樣幽森的海中，

一個孤舟漂向何處？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漣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漂着在一個快樂之島。

那裏美麗的月光浸着綠樹，

年青的男女踐着細菌，舞蹈。

陳南士

樹上滿唱着嬌音的小鳥；
樹下滿開着芬芳的花朵。

歡樂之神向着夢招手：

『來啊，飲我們的青春之酒！

我們有的是花，是光，是愛——

世界一切之喜悅都爲我們所有。

生命好比水蓮葉上一粒露珠；

何必再向無邊之海漂流？』

但沙棠的舟自己漂過了，

夢向着歡樂之神微笑。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淒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漂着在一個憂愁之島。

那裏黑暗的霧四面密布；

陰慘的風長年吹過。

悲哀的人們，把淚咽住在碎裂的心裏，

永遠聽着喪鐘敲破。

憂愁之神向着夢招手：

『來啊，織我們的淚珠之羅！

愛的泉是易涸的；花是不長在的；

生命的實在不過是止水的一個波！

聽啊！喪鐘不是正響着麼？

不如來在這陰影裏住着！』

但沙棠的舟自己漂過了，

夢向着憂愁之神搖首。

夢，把白日的世界完全忘了，
低唱着淒緊的夜之戀歌。

沙棠的舟漂啊，漂啊，

永遠的無留戀的漂着！

但是夜之海要有生命了；

酒鱗逐着波勢跳舞；

白鷗帶着星光飛掠。

於是晨風吹向夜海，

夢像殘星一樣沒落！

雜譯詩二十首

陳南士

這二十首詩不是在一個時候譯的。平時讀西詩，偶然高興，便隨便譯成幾首；所以這樣散漫。最近葉聖陶兄索我的譯詩，於是從那些散稿中選出這二十首，寄給本刊發表。我不是說這些都是最好的詩，不過都是自己所最喜

歡的詩。南士，十二月二日。

愛之哲理

英國雪莉原作

泉水和河水攙合

河水又和海水，

天空的涼風永遠調諧着

和一縷美曼的情緒；

世界裏沒有物件是孤單的，

一切都由神的法律

彼此的靈魂結合——

爲什麼我和你不同呢？

看那山峯高高的吻着天空，

那波浪各自相摟抱；

那姊妹花朵不能被赦宥

倘若伊將伊的兄弟輕藐：

那太陽光緊摟着地球，

那月光儘親着海面——

那些的接吻有什麼價值，

倘使你不同我接吻？

小詩

英國雪莉原作

音樂，當着柔曼的聲調盡了，

顫抖着在記憶裏——

香氣，當着美艷的紫羅蘭憔悴了，

生存着在他們所激刺過的感覺裏。

玫瑰的葉，當着玫瑰花謝了，

被堆疊了做愛人的臥榻；

所以你的思想，當着你已去了，

愛情自身將休息在那上面。

雪莉一七九二年生於英國薩色格斯，一八二二年淹死

於地中海。他是英國詩人裏面最卓越的天才；他的詩裏

面的美，不是自然的美，也不是人生的美，乃是一種空幻

的美，不可捉摸的。他有許多極好的詩，這兩首不過是他

的抒情詩的一斑。

黃昏

美國鄧法羅原作

那黃昏是幽抑的陰霾的，

風正狂暴地任意地吹着，

像海鳥的翼

打着那雪白的浪頭。

但是在一間漁人的草屋裏

閃着一點深紅的燈光，

一副小小的面孔在窗子裏

凝望着外面的夜色。

緊緊的迫近着窗子，

似乎這一雙天真的眼睛

正注視着黑暗

要看看發生什麼情狀。

更有一個閃動着的婦人的影子

正踱來踱去，

有時高映在天花板上，

有時低着而且俯下。

什麼故事，那怒吼的海洋

和那蕭瑟的狂暴的晚風，

當他們在那朽敗的窗檻上打着時，

告訴給那個小孩子？

爲什麼那怒吼的海洋

和那狂暴的蕭瑟的晚風，

當他們在那母親的心裏打着時，

把伊面上的顏色都攆掉了？

郎法羅（一八〇七—一八八二）的詩，是英國人所最歡

喜的。他所謳歌的是普通生活裏的眞和美；他所有的是

普遍的同情；所以他是偉大了。這首黃昏，寫海上風浪時

漁人家裏的憂慮，以見漁家生活之辛苦；也很動人。

歌

美國羅威爾夫人原作

鳥啊，你飛投着太陽，

在那晨光初放的當兒；

我也和你一樣，要如飛的跑，

要甜蜜的唱了。

你的燒着了的心拽着你

向着那火的源頭。

你飲乾彼の饑騰騰的酒杯

把你的欲望息滅了，

露啊，你輕輕的落下

鋪成珍珠在地面；

然而等到朝曦上了，我知道
再不能看見你了！

我願我有生和你的一樣，

於是我，用不着一聲嘆息，

可以在世上徹夜沉睡着，

在天上纔醒轉。

雲啊，你溫柔的小羊，

放了在蔚藍的曠野。

月亮和衆星能看守你的欄，

而且溫和的照顧你。

讓我也披著新剪的雪白的嫩毛

跟隨着在你們的後面，

成羣的走過這黑夜，

游散着在開闊的平原。

歌唱着的風啊，你遠遠的飄蕩，

却常常似在家裏，

隨意的在衆星間遊戲，

沿着那穹窿的巨宇。

我常時聽着你的歌聲，

然而不曾聽過你唱一句

那極樂世界的歌，

那在遠處歌唱着的。

因爲極樂世界是自由的，你們一切是自由的，

鳥啦，露啦，光啦，

都能投奔那青青的海，

獨遺却我在我的黑夜裏。

哦，若使我有生像他們的一樣，

於是我，不用着一聲歎息，

可以在世上徹夜睡着，

在天上纔醒轉。

羅威爾夫人名白瑪利亞，生一八二一，死一八五三。伊給

了許多的影響於詩人羅威爾的早年的著作；伊自己也

出有詩集，但不甚有名。這首係從里丹塔斯的美詩人小

集裏面譯出。

痛苦是一個鐵匠

德國 O. J. Beibamm 原作

痛苦是一個鐵匠；

困難是他的錘頭；

冒着飛騰的火燄

他的鑪是熱了；

一陣凶猛有力的暴動

鼓動了他的風箱。

他錘擊人的心

又將他們修補好，

費着巨大的錘敲，

直等心把持堅固了。

好啊，痛苦鍛煉好了。

風雨不能毀壞；

霜不能侵損；

鏽不能剝蝕；

那經痛苦鍛煉過的。

聖母畫像

德國 A. Geiger 原作

瑪利坐在百花的園裏，

在那芳香的時候護着伊的孩子。

園裏充滿着夏天的美麗；

他的偉大的眼睛望着空際。

蒼蠅透着他哼响，

伊唱着，搖着他在伊的膝上：

「睡啊，睡啊，寶寶，

在那草原上有羊兒嚼草。

在那草裏面羊兒黑的，白的，

他們咬着可愛的小花朵。

一隻是你的，像雪一樣的小羊，

爸爸要給你那個，我知道。

你將要用一條絲帶牽他，

用你的小手兒去餵他。

睡啊，睡啊，寶寶，

在那草原上有羊兒嚼草。」

主約瑟在旁邊放下他的工具，
用充滿了驕傲的心望着。

忝田中的死

德國 Liliencron 原作

在驚栗和熟黍的叢中

一個兵，尙未發見的，躺著。

已經過了兩個整夜到天明，

帶着未包裹的傷潰發着正要死了。

因爲狂烈的體熱，他的脈息迅速地跳動。

在死的痛苦中他抬起他的頭。

他在夢裏看見悠遠的過去；

張着他那發光的眼睛向上直視。

他聽見鏟刀的聲响穿過小麥。

他聞着溫香的草原和原上的苜蓿。

『再見罷，故鄉啊，老友啊，再見罷』

垂下他的頭，一切都完了。

請願

德國 A. Mombert 原作

你的心神的每一呼息，
你的身軀的每一肢幹——
我所跌落進去的一個網。

黃金似的笑的女郎，
你是像家鄉一樣光明：
你是像家鄉一樣芳香。

只要一小時，一小時
讓我休息在你的網
只要一小時
賜給我我的家鄉。

睡的生命

德國 G. Lam 原作

這是秋天底最深的寂靜，
沒有樹葉在枝上騷動着。
溪水，那不久要奔流和喧鬧的，
也沒有浮着凋落的松果。

失路的黃葉告發了季冬之月，
使我們記起將來的陰晦。
夏日之歌我們只能回憶，
而且只有黯淡的天竺花開着。

冷的溪流所濺擊着的長草
枯白無力的屈伏在地上。
燕子底遠引的飛翔
拍着無聲的翼向非洲前往。

地球母親正溫和的招呼着：

一切生物回家休息去。

夏日之夢甜蜜的落下

在灰色如絲的霧裏。

憂鬱的小鳥

德國 Morgenslern 原作

一隻黑色的小鳥飛過世界裏，

他唱歌像死那樣憂鬱……

而他們聽了他的唱，便不聽見以外的東西。

他們聽着他並且想着自殺，

也顧不及再看到太陽。

在最深的夜裏，在最深的夜裏

他棲息在死的手指上。

死輕輕的撫着他低聲向他說：

『飛啲，我的小鳥！飛啲，我的小鳥！』

又用笛聲引了他再飛過世界。

淚珠的布

德國 Verthimer 原作

許多雙手，許多雙手，

從不離開他們的工作。

在那荒曠的地上，

正織着淚珠的布。

灰色的絲一縷一縷織上，

等到他緊了。

精靈的手黑夜裏

把他鋪在世界上面。

我們的眼睛這樣絕望

德國 Dantcheney 原作

我們的眼睛這樣絕望；

我們的接吻這樣無力；

我們對泣無言；

我們的心房不再擊了。

燕子從海濱飛去了，

燕子離開了我們。

他們要再來的，

但再來時已不是我們兩人了！

忠心到他的死

德國 Lachmann 原作

伊好好服事他到將近五十歲了，

算是忠心的妻子兼女僕。

伊自己節省着，從來儉樸，

而在他的盤中却鋪着美味。

伊爲他養了十個壯健而誠懇的孩子；

而且在他盛怒的時候便打他們幾下。

當着他的面前伊總是卑恭的顏色，

而且消滅了自己的和他變成一個意思。

現在他死了，伊却仍舊活着，

好像一個孤兒，稀奇而又驚異。

伊的十指爲他工作這是最後一次了，

伊正在縫他的尸被。

伊洗滌着他的身體像生時的一樣嚴肅，

用伊的瘦弱的灰白的手指。

這是最後一次，依然沒有幫助的，

伺候着他，算是女僕兼妻子。

罪過

德國 Flaischlen 原作

我們相愛，我們倆都知道的，這沙灘正寂靜的輪着在

黃昏的淒涼裏……只有一個老漁坐在路曲補網……

……

我們看燕子繞着那岩石頂上的巢飛過……

我們坐在田塍上瞧着暝色，沒有一個能尋得別的話

說……

你的目光漸漸的奇異了，風漸漸的躁急而拽動你的

美髮了，我們的緘默漸漸的更充滿着渴慕了……

我們相愛，我們很知道的，我們又知道這是幾月來，或是從來的最後一日……

而……我們不要向誰私取什麼

而……我們不會……接吻！

那不是一件罪過麼？

那不是……甚麼？

以上十首詩是從 *Bichell* 選譯的現代德國詩裏摘

譯的。他們的作者底生平，除了這本小書的導言告訴我

的以外，我是一無所知。現在只將這幾個詩人的生年舉

在下面：*Liliencron* 1844—1909, *Stern* 1860—,

Flaischlen 1864—, *Bierbaum* 1866—, *Geiger* 18

66—, *Dauthendey* 1867—, *Lauchmann* 1870—,

Morgenstern 1871—, Mombert 1872—, Verhalmner 1874—

在 Liliencron 以前德國詩壇全被古典派所左右，直到一八八〇年詩界纔起了革命，而 Liliencron 便是這時期首開風氣的人。Gern, Bierbaum 和從此最負盛名的 樓曼爾 都是自然主義運動之最有力者，他們的詩，雖然是寫實派，却多少有些象徵派的色彩，這於 樓曼爾 爲尤著。Geiger 雖爲舊派，然而他那樣深到的心理描寫，已不是舊派所有的氣力了。Deubendey 和 Mombert 都被稱爲廣大的印象派，他們的詩開了所謂未來派詩的先路，而 Mombert 實又以詩人而兼哲學家。Lachmann 等人曾介紹許多現代英詩入德國。我這幾零碎譯出的，自然不能代表他們的真面目，讀者但以十九末期德國詩潮中一兩個微視之罷。

園丁集第九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當着夜裏我獨自去赴我的密約，鳥不唱了，風不颺了，街道兩旁的屋都悄悄的立着。是我自己的裸環一步步的作響，我却羞了。

當我坐在我的台階上，聽候他的足音，樹葉不沙沙發响了，河水也靜寂無聲的好像沉睡的衛卒膝上底佩刀。是我自己的心頭狂暴地衝擊——我不知道怎樣鎮靜他。

當我的愛來了，坐在我的旁邊，當我的身體發顫，我的眼簾下垂，夜漸黑暗了，風把燈吹滅了，雲拽開帷幕將星遮蔽了。

是我自己胸中的寶貝閃爍發光。我不知道怎樣隱藏他。

丁集第六十六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一個飄泊的狂人尋求點金石，頭上編着的卷髮櫻黃色且滿承着灰塵，身體消瘦得成了一個影子，他的唇緊合着似乎堅閉了心靈之門，他的燒着了的眼睛好像螢光尋覓伴侶。

他面前無涯的大海怒吼着。

咆哮的波浪不斷的談那不可見的寶藏，嘲笑那愚蒙不懂他們的意義。

也許他此時已無希望存留着，然而他不稍休歇，因為這種尋求已成了他的生活——

恰似那大海永遠舉起臂膊向天空求那不可得的——

恰似衆星打圈兒走永遠尋一個不能達的目標——

所以這灰積了櫻色卷髮的狂人依然在孤寂的海岸游行，尋求點金石。

有一天，一個村童上前問道：『告訴我，你從哪里來有這個金鏈在你的腰際？』

狂人失驚了——那鏈子向來是鐵的，果成金的了；這不是一個夢，但他不曉得這鏈子什麼時候變的。

他狂暴的敲自己的額——在哪里，啊，在哪里他不知不覺的成功了呢？

已經成了一種習慣，把石子揀起時擦着那鍊子，便隨手拋去了，也不察看有無變化；便是這樣這狂人尋得了點金石又失掉了。

太陽正向西沉下，天空盡成金色。

狂人沿着自己的足跡從新去尋求那已失的寶物。他的力氣盡了，他的身體僵僵了，他的心在灰塵中，像一個和根拔起的樹。

偶檀伽利第三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主啊，我不曉得你怎樣唱歌！我惟有沉默地驚訝地聽着。

你的音樂之光照着了世界。你的音樂之生命的呼吸流動於天空。你的音樂之聖潔的流泉衝開了一切障礙而奔放。

我的心渴望加入你的唱歌，但空自掙扎而不成聲。我要說出言辭又不成歌曲，而且我亂烘烘地叫喊。主啊，

你已把我的心俘虜在你的音樂之無限的網裏！

偶檀伽利第十一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停止你這祈禱中的讚美唱歌以及祝告罷！在這重門都閉的廟宇清寂黑暗的屋隅你禮拜着誰？
睜開你的眼睛看啊，你的神不是在你前面！

他是在正耕田的農夫和正劈石的路工一處。他晴
天雨天隨着他們，他的長衣蓋滿了塵土。脫下你的聖
衫，像他一樣，走到塵垢的地上來罷！

解脫麼？什麼地方尋得到解脫？我們的主人自己很
樂意地受了創造的束縛；他永遠縛着在我們一處。

跳出你的深思更拋開你的花和香啊！

有什麼害處若是你的衣服破碎了泥污了？迎接他，
靠近他，在勞動裏，在你額上的汗裏！

偶檀伽利第三十一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囚人告訴我，誰把你監禁了？」

「是我的主人。」囚人說。「我想要財富與權力勝過世間一切人，我把國王應享有的金錢堆積在自己的庫裏，睡眠制服我的時候，我躺在我底主人的牀上，到我醒來，便覺得已是自己金庫裏的一個囚人。」

「囚人告訴我，誰鑄成這不可斷的鎖鏈？」

「是我。」囚人說。「我很小心的鑄成這鎖鏈。我想以不測的威權把世界俘囚了，獨留我在無禁阻的自由裏。所以我日夜造這鎖鏈，用猛烈的火，及兇暴的捶擊。最後完工了，鎖鏈銜結而不可斷了，我發覺他將我自己套住了。」

偶檀伽利第三十五首

印度太谷爾原作

在那里心是沒有恐怖，頭是昂然抬起；

在那里知識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不會被窄狹的家族的牆劃成碎片；

在那里語言文字從真理的深處出來；

在那里不倦的奮鬥向完成伸手；

在那里理性之清泉不會誤入死習慣之荒沙裡；

在那里心是被你引導了進於永遠發展的思想與行

爲——

進於自由之天國，父啊，讓我的國醒來。

他有了個我了

陳學乾

假若他懂得我默默看他，

或者不覺得沉寂了！

他把他底行囊，放在所坐的櫟底角上，悵惘的什麼呢？

離家的孤零喇？

人間的悲哀喇？

我料想他底行囊裏，

一樣的包着慈母底心，愛人底心；

怎能禁我憐他底沉寂呢！

却喜他有了個我了！

影子

陳學乾

我把她底影子，

密密地偷過來，

從無意中潛藏在我底眼裏！

這樣的偷呵，

假若她感到失了影子的震動時，

我就有福了！

——二，十二，二十二

一顧

陳學乾

他彷彿被我深悉了心中密事，

他底浮動的狂笑的臉，

因之靜止而漲紅了！

懼我的什麼呢？

原來人們底笑底樂，

禁不起一眼的注視呵！

一九二二。元旦。

無聊

陳學乾

將短牆邊倚着的鋤頭，

拿過來輕輕地給這小草兒鋤着；

後來又故意地將葉兒鋤碎了，
根也挖起了，鋤碎了。

「她觸怒了你底厭物之神麼？在刹那前，還好好地給
她鋤着。」

「不，她並不……，她現在只不過變了，鋤碎的。」
但我已將她鋤碎了！

一九二二，一五，

送平伯

今朝，

是你告我的你底啓行的期；

這迷眼的白洋洋的雪波，

把你底故國幽情，

寄在那裏呢？

但也許是天公故意給你的樂觀，

陳學乾

減少你底臨別的感懷，

伊尙有明皎皎的山川呵！

一九二二，一九。

末路

一隻小狗被傷害了，

顛弱無力地呼救着，

一聲聲催我淚流，

叫我感到人間末路的悲哀。

一九二二，十二，二十，晨。

謝絕

伊的情絲和我的，

織成快樂的幕了；

把他做遮欄，

汪靜之

汪靜之

謝絕人間的苦惱。

一九二二，十二，八

雜詩(二首)

汪靜之

(一)

春飛到我耳邊低聲道，

『起罷，我來了！』

一九二二，新年第一日。

(二)

舊舊們密語着，

商議了一會說：

『不相干，

開——仍舊要開；

只要囑付他們，

不許再來踐踏好了。』

竹影

一九二二，一，五

汪靜之

窗外清清的竹，

映進淡淡的影，

幽幽地貼在我手上，

密密地蕩漾着我的情思；

從我沈悶的心頭，

浪動着閒適的詩趣。

我吻了吻手上的影，

笑了笑和藹的笑。

我默默地靜着，

很不願離開，

也不忍離開。

太陽不惜別地跑去，

影兒微微地顫也顫。

太陽沒了，

影兒也沒了。

我依依戀戀地，

以為他還在手上；

我不能自己地親吻她，

在永久的黑夜裏。

一九三二，三

小詩

我愛小孩子，小狗，小鳥，小樹，小草，

所以我也愛做小詩。

但我吃飯偏要大碗

馮雪峯

吃肉偏要大塊呵！

一九三二，十一，三，杭州。

桃樹下

馮雪峯

桃花紅，

桃葉綠；

桃花姊姊請我桃樹下邊坐。

桃花姊姊真好意，

桃花眼笑著來看我。（註）

眼角情許多，

風吹散給世人啊！

桃花姊姊呀！

請你送我桃花一朵；

桃子結成時，

再贈你送我桃子一個；

我要拿去

送給你的妹妹——

我的愛人啊！

一九三三，三。

(註)『桃花眼』俗謂『情眼』的意思。

不眠

沈沈的黑夜，

我希望睡眠立刻

輕輕地，穩穩地，覆蓋我，

因為這直接着醒之晨了。

——三三三——

黑夜

葉紹鈞

葉紹鈞

便是太陽光，也自有他

燭照所及的極限吧？

惟有黑暗是廣大而無邊。

我竭力睜開了眼睛，

但是，看見些什麼呢？

——三三三——

國內詩壇消息

將近出版的三部詩集

(一) 檢平伯君編次所作雜詩，至一九二一年為止，為一集，題曰『冬夜』。此集由亞東圖書館發行，於三月底出版。本子為橫式，絲結精裝。封面有許敦谷君所作畫。俞君於本月放洋，至美國留學。他的通信處如下：

Pinpeh Yü,

C/o Mr. G. H. Wang,

1209, N. Broadway,

Baltimore, Md.,

U. S. A.

(二)「雪朝」是一部八個人的詩選集。在三個月以內，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八個人是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集中所收俞君詩，係一九二二年去國以前之作。

(三)汪靜之君作詩很多，現在編成一集，名是「蕙底風」。聽說這部集子將由亞東圖書館出版。



國 音 國 語 教 科 用 書

李直編
語體文法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本書詳析語體文之組織。所有各種詞類之用法。單句複句之連綴法。及標點之用法。均精細說明。實為作語體文之準繩。

爾梅編
國語文法講義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本書係浙江縉縣國語講習所講稿。分文法研究、詞的分析、句的分析、三大編。舉例簡明。條理清楚。作為學校課本或參考用書。均無不宜。

許地山編
語體文法大綱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書為上海國語專修學校之語法講義。先句法。次分析詞類。又次圖表法。更次詞類之連書。末附詞類名稱對照表。編制新穎。辭簡理明。極合教學之用。

王璞編
國語會話

全一冊 定價六角

本書為王璞先生在教育部國語講習所教授時之課本。特色有四(一)字旁注有注音字母。(二)注音是係照教育部公布改正的國音。(三)凡重讀之字。變音之字。均用粗體字。或特別符號標出。(四)句下有新式標點。以表語氣。(五)書後附有學員集句數百句。以資參攷練習。

中華書局發行

(學) * (詩) * (之) * (捷) * (徑)

學詩入門

定價二角

敘述事物涵養性情莫善於詩惟調和平仄
練習對偶最為初學所難本編於兩事之如
何入手指示淺顯其餘作詩之法應有盡言
之甚詳稍知文字者閱之即能了解

詩歌發蒙

定價二角

本編所撰事物物悉合兒童心理音注
詞意顯豁上口自能領會

詩歌易讀

定價二角

本編輯撰參半兒童應盡之道德普通之知
識以次加入藉補詩歌發蒙所未備語意仍
極淺顯畢業於此可以進讀唐詩

唐詩易讀

定價四角

本編專選唐詩之易解易學者共得三百餘首
體格完備注其音義疏其大意即無師授亦
能明瞭無妨本打格難通之弊

影印陶靖節集 二冊四角

影印六朝文繫 二冊三角

影印李義山詩集 四冊九角

晚唐詩選 四冊八角

註釋唐詩三百首 二冊二角

宋元明詩三百首 二冊二角

杜詩 精一冊二角半

蘇詩 精一冊二角

新六(617)

不 准 轉 載

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兼 中國新詩社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邢台 綏化
- 煙台 鄭州 梧州 蕪湖 石家莊
-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 | | | | |
|------|----|-----|-----|------|
| 定價表 | 冊數 | 定價 | 冊數 | 定價 |
| 費須先惠 | 一冊 | 一角五 | 半年 | 五角五分 |
| | 半年 | 一角 | 全年 | 七角三分 |
| | 全年 | 一元 | | |
| | 十年 | | | |
| | 郵費 | 日本 | 二分半 | |
| | | 外國 | 六分 | |

研 究 衛 生 必 讀

全 一 冊 康 健 學 定 價 五 角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沙井
 特氏本其三十五年之教
 授經驗據生物學心理學
 之原理編成 Health
 Strength and Power
 一書其中所列各種運動
 及預防要點等學校家庭
 均極易仿行持之既久則
 心身兩收康健之宏效原
 書久已風行歐美茲特譯
 出以餉國人

全 一 冊 素 食 衛 生 論 定 價 角 半

是卷以日人山崎今朝彌所述
 北美總統羅斯福之衛生顧問
 開洛克之『食物養生實驗談』
 為本都八章諸凡養生之道
 及素食之所以主張等均據生
 理哲學闡精抉微不遺餘蘊為
 攝生者之要書